

賈府消暑法

鍾林芝



文化什錦

時過夏至，天氣越發炎熱，大太陽下的人們跟酷夏的植物一樣，一烤就蔫兒了，得到陰涼地方緩緩才能支棱起來。

可畢竟現在有太多消暑降溫的方法了，空調電扇吹着，冰箱裏的冰棍、冷飲能一分鐘復活所有打蔫兒的人，就算走在外面也有遮陽傘、防曬帽、墨鏡、迷你小風扇等防暈神器。那麼在兩百多年前都沒有這些設備，人們是怎樣消暑呢？不妨再以《紅樓夢》為例，看看賈府是怎麼度夏的。

首先是移出竹榻，以便乘涼天下。書中第三十一回，晴雯與寶玉、襲人拌了嘴，傍晚在院子裏的涼榻上躺着乘涼，怡紅院外是碧桃花和垂柳，園內一邊是芭蕉，另一邊是其勢若傘的海棠，這時節碧桃和海棠已經都開過了，只剩一片或深或淺的綠，搖曳着夏夜的清涼，涼榻置在芭蕉下，榻上鋪着芙蓉簾，只晴雯向裏躺在上面。

《紅樓夢》中有一幅公認的睡美人圖——史湘雲醉眠芍藥茵，自是張揚又浪漫。可我覺得晴雯這一幅美人卧榻圖，另有一番動人之處。這兩個場景在曹公的描繪之下，形成鮮明對比，一紅一綠，一鬧一靜，湘雲是睡在芍藥花下，花落得滿身滿臉，紅香散亂；晴雯則是在芭蕉下，綠玉生涼；湘雲旁邊是蜂蝶鬧嚷，她口中還說着酒令，晴雯則是傍晚時分，院子裏的榻上只她一個人，連廊下的鳥兒都不發一聲。

夏季夜晚室內悶熱，古人常在室外置一涼榻，榻上鋪好竹席或葦席，再放一個玉枕、瓷枕，躺在上面乘涼，清風徐來，涼意陣陣。元曲中曾有一首小令寫到：「正炎天暑氣喧，近石枕藤床簾。」竹榻乘涼，坐看牛郎織女星，自古就是一件美事。

乘涼天下自是清風徐來，但賈府的夏天，自然也少不了消暑的吃食——拿出冰窖裏的存冰，再沉李浮瓜，在賈府裏也是一種消暑之法。

同是三十一回，寶玉與晴雯都已消氣和解了，晴雯說「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篋篋頭。才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

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給我拿果子來吃罷。」晴雯笑道：「可是說的，我一個蠢材，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果子呢。倘或再砸了盤子，更了不得了。」

「湃」這個詞有一個釋義，就是用冷水浸，或者冰鎮，使東西變涼，賈府這種富貴之家，用的應該是冰，況且，水晶缸貌似也不是太大，用涼水浸的話需要一個大的容器，不然沒有效果。古時，只有大戶人家才能用冰，普通人家還是用涼水的多，盧摯的小令《避暑》中有：「柳影中，槐陰下，旋敲冰沉李浮瓜。」可見，在古代夏季吃這種冷過的瓜果也是日常，沉李浮瓜這個詞其實很形象，李子密度大，入水則沉，而西瓜會浮起來。

再有，就是散髮披襟，輕搖羅扇的抗暑之法了。

關於扇子，《紅樓夢》中也有兩大場景，一是寶釵撲蝶，還有一幅就是晴雯撕扇。寶釵撲蝶在電視劇中用的是團扇，但文中是從袖中拿出的扇子，那就必須是摺扇了，清朝是扇子大力發展的時期，不僅為了扇風，更是一種藝術品，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徵。清代文人常用十六方扇，九寸或九寸五的，女性摺扇為坤扇，一般六寸或者七寸。

看《紅樓夢》其實很多人都是隨身攜帶扇子的，寶玉不用說，元妃端午節賞的禮就有宮扇，黛玉從蘇州回來帶給姐妹們的禮物也有扇子，薛蟠從南邊走了一趟帶回來的也有扇子，可見當時扇子是經常當作禮物相送的，除了公子小姐外，丫鬟也每人都有，小丫頭找不到扇子了還去問寶姐姐。

就連薛蟠也是要拿把扇子搖一搖的，不過他這個可能不止十寸了吧，而且薛蟠的扇子合起來也覺得像是舉着一把劍一般；賈赦也是個愛扇之人，為了石呆子的幾把扇子，茶飯不思，用盡方法搶了過來，害得人家破人亡。此外，扇子的各種飾物也在晴雯撕扇一回提到怡紅院裏有專門放扇子的扇匣子。此外，各種扇墜、扇套也花樣百出，應有盡有。

說到底，賈府的消暑之方依舊是盡顯了古時大戶人家的奢雅之風，儘管讀來有趣，對比之下，還是要慶幸生活在現代，至少如今的消暑方法是惠及大眾的。



鄉愁的胎記

妹妹的女兒，我叫外甥女，馬上就要生孩子了。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只差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就是給即將出生的嬰兒取一個名字。

外甥女特意打電話給我，求我不論如何要幫這個忙。

我很清楚，起名字是最難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女兒降生的時候，我幾乎苦思冥想了一個禮拜才憋出個名字，起好了以後，推敲來去仍覺得有諸多的遺憾。想來，一個人的名字不論考慮得多麼周全，也會和人的一生一樣，是沒辦法十全十美的。

如果一個女孩，把名字取硬了，偏男性化，或取得中性了，比如山、石、金、木之類，沒有女性的特點，就顯得不柔媚，不嬌艷，不可愛；如果取得太柔弱，比如花花草草、雪月風雲等等，飄逸倒是飄逸，可總是感覺有一些過於柔弱，耐不住動盪，容易飄

取名

任林舉

散。如果是男孩兒，情況便和女孩兒相反。總之，你想到了好的，必有不好的一面相對應，尤其是想到極好，就更加危險。峽嶠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嘛！不想太好的難道要想一個不好不壞的嗎？那不是又流於平庸啦？

既然萬物皆有局限，也皆有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那就乾脆根據自己的喜好，選一類自己喜歡的事物進行命名吧！我喜歡玉，理由是我一直相信玉有性靈的說法。是呢，明明是一塊石，卻有花的柔媚與色彩；明明是花容月貌，卻有難以摧折的剛強與堅貞；柔可透出水的魂魄，堅可彰顯山的風骨。剛好新生兒是一個女孩，那就在玉的範疇考慮吧！可玉又有很多種，珞、玳、玥、瑤、瓊、珐、璨、桃、瑞、琬、璫、珍、琿……太多了。我不知道各種各樣的玉都是什麼顏色、什麼樣子，只是根據偏旁想像，最後挑中了那個我最不熟悉的「玥」。

這樣一塊閃着銀光，有月亮一樣相貌和品質的美玉，配上什麼姓，配上什麼字，能

不好聽呢？什麼樣的人，被這樣一個字暗示和裝點一生能夠不美好呢？對，就這樣定了。玥字發過去之後，那邊是否滿意卻一直沒有反饋信息。兩天後，突然接到了母親的電話，聽得出她在那頭吃吃地笑。我問母親笑什麼，她沒有解釋，而是先問我：「你知道你太奶叫什麼名字嗎？」我回答不知道。但我腦海裏立即映現出那個一直癱瘓在床上的老太太。五十多年之前，她以自己的身軀護住不滿周歲的我，才使我在一場大火中免於一死。這個雖然沒有生我，卻使我生的人，我怎麼能忘記呢？但許多年來，就是沒問過她的名字，她的名字被一個具有血緣標記的稱呼淹沒了。

「你太奶的名字就叫玥呀！」

天啊！一個字，遠隔半個世紀、五代之遙，竟然從家族裏一個女人的頭上落到另一個女人的頭上。難道，這也是一種輪迴嗎？我半晌沉默，感覺有一種東西正在時間之外流淌。

金庸故居在鄉村，在田園

霍無非



如是我見

金庸的故居不像他表兄徐志摩的故居建在繁華喧嚷的海寧城裏，而是建在二十餘公里之距的袁花鎮鄉村。

袁花鎮公路旁紅漆刻描的「金庸的家鄉」巨石，磁一般吸引各地「金粉」，按路標指引行進，但見桑株成片，枇杷耀金，農田鋪翠，石榴花紅，粉荷綠枝在水塘河網中搖曳，張開雙臂，吸一口充滿田間物華升騰的空氣，肺腑好一陣清潤舒快。

村子盡頭是金庸故居，名「赫山房」。建造比較簡潔，白牆白壁，青磚翹頂，典型的江南建築風格，稍側角度拍照，呈簡練之美。進入方門，院內二進格局，中堂古樸莊重，高掛着康熙皇帝御筆牌匾：「澹遠堂」，這是對康熙一朝查家「一門五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獎賜。堂中案上，金庸黑框遺像面露微笑，謙和樂觀。緊鄰「澹遠堂」的是「金庸出生處」，此時斜陽從窗櫺射入，把紅木雕鏤的床照得暖洋洋，滿室生輝。

往裏雕欄廊柱連接的一排居室，闢為展廳，文圖並茂，輔以實物，介紹了金庸事跡和畢生成就。金庸以扣人心弦的武俠小說蜚聲海內外，展廳裏，《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等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一應俱全，令人凝視不捨。看完整個展覽，仍覺意猶未盡。海寧民謠云：「查祝許董周，陳楊在後頭」，意為查家祖上無論是官職文才，還是田畝產業，在海寧名門望族中首屈一指。早年金庸故居院深五進，有房九十餘間，日軍侵佔浙北時被燒毀，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地政府在原址重修故居。

挺拔俊秀的翠竹越過雪白的拱牆，牆外綠茵濃密，婆娑輕舞。大學畢業的金庸父親查樞卿，是個有重教育雛之人，有錢不去城裏建房開店，堅守鄉村，其中有還



孩子清靜學習環境的初衷吧。自小聰穎的金庸生活在這鄉野家舍，心無旁騖，秉承好學上進的祖傳家風，養成勤讀好靜的性情，一有空，就在書房裏閱讀，尤愛各種課外讀物，逐漸對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作文水平突飛猛進，常被老師課堂褒揚。就讀龍山小學五年級時，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選金庸編輯級刊《嚶嚶啼》，有了施展的機會，無疑對他自信心的樹立以及成長進步都十分有益。

當然，旖旎的田園風光有說不盡的童趣，稻桑荷田是理想的樂園，讀書讀久了，金庸也會和小夥伴們奔跑於野外田壟，捉蝶，觀耕，藏貓，踢足球……這些活動利於他觀察事物，為日後寫作積累素材，打下基礎。

參觀罷金庸故居，又投入田野的綠色懷抱。金庸散文寫道：「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和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即是眼前活生生的寫照。浙北農居多多是「人」字頂的二三層白牆紅瓦房，和四周農田的色彩十分搭配。每幢農居有個小院，院裏栽的果樹最多的要數枇杷。靠路旁的一家農居，遇到正忙活的主人，他滿頭華髮，面色紅潤，同意我們進院參觀，於是欣喜若狂地在碩果纍纍的枇杷樹和桃樹下弄姿拍照。老人慈



◀▲金庸的故居位於浙江省嘉興市袁花鎮鄉村 作者供圖

目看着我們，說枇杷已經成熟，桃子也快了，隨手摘一串枇杷給我們嘗。袁花鎮的枇杷，個兒不大，賣相不如有的枇杷品種那麼光鮮，但外樸惠中，汁多鮮甜，沾得滿手蜜汁，是一般枇杷比不上的。我們摘了沉甸甸一袋枇杷，老人說十塊錢吧，塞給他二十塊錢，見不收不成，他又拿七、八個紅肚鮮桃攆上來，我們不忍拂這好意，象徵性收了兩個。

分別時想起一事，問老人，您是金庸家族的人？他答：我是金庸同父異母的弟弟。聽此一怔，金庸曾寫過一篇《月雲》的紀實散文，貧苦人家押給查家當丫頭的小姑娘「月雲」，很得被服侍的小主人「宜官」（金庸小名）善待，給她吃糖年糕，給她講《西遊記》故事，還贈送她小弟搖鈴兒，「月雲」在查家，由初時的擔驚受怕轉而舒心開朗。想不到的是，後來「月雲」接位金庸亡母徐祿，成為金庸的繼母，續上充滿故事色彩的一份緣，莫非眼前這位老人的母親是「月雲」？帶著疑惑上網一查，果然有位叫查良楠的老者和他長得一模一樣，是「月雲」所生次子。

袁花鎮的沃野秀水出產豐饒的物產，也造就了聞名於世的文學大師，可謂地靈人傑。巧遇金庸筆下人物的後代，鮮果顯誠意，目送客遠離，查家「要平等待人，對人要溫柔親善」的待人之道，像田園那樣純樸。

人生如遊戲

俞 雁



自由談

前不久，我在網絡上購買了一部外形比較接近當年那款灰色的俄羅斯方塊遊戲機。紅色的遊戲機才十八元，一到手就放上電池，打開遊戲，耳邊響起了那段歡快熟悉的音樂聲，一下子我彷彿回到了每天抱着遊戲機廢寢忘食的年代。接下來的一個月裏，我每天隨身攜帶着它，在工作的間隙會偷偷打開玩一下，坐車時玩一下，吃飯等上菜時玩一下，上廁所時玩一下，睡前玩一下……

看着熟悉的方塊們從上往下慢慢掉落，久違的畫面讓我有一種在異鄉遇到故人的感覺，久違的滿足感。遊戲本身的魅力依然不減，無聊枯燥的重複性堆砌，卻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使我又一次沉溺其中，無法自拔。只要能再消滅一行，我在心中默默祈禱着，一切煩惱迎刃而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識到這麼下去實在是浪費時間，才下定決心把它藏起來，強迫自己不再去玩。

小學畢業時，我從表哥那裏獲得第一部俄羅斯方塊遊戲機，是他不想要才給我的。那

時候還沒有電腦，也沒有各種新鮮的電子遊戲之類的娛樂設備，大多數人都會因為擁有一個隨身聽，一隻手表甚至一個電子寵物而興奮很久。那個灰色的俄羅斯方塊遊戲機又寬又厚，很多地方都磨白了，拿在手中總有種說不上來的愉悅感。我輕輕摸着它光滑的機身，心裏默念：「你終於是屬於我一個人了，我想怎麼玩就怎麼玩，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再也沒人跟我搶了。」那段日子，我沒事就哪也不去，躺在床上玩俄羅斯方塊。仰着躺累了就側着，側着躺累了就趴着，趴累了就坐起來玩一會兒……耳邊迴盪着歡快的音樂聲，消除方塊的「爆炸聲」讓人上癮。

沒有任何獎勵和懲罰，就是千篇一律的堆砌、消除、積分、過關，無論從前還是現在，我依然對俄羅斯方塊輾轉反側，樂此不疲。看着一行行地消除，空蕩蕩的屏幕讓人有種踏實的安全感。我忽然明白它簡單的外表下包涵的人生意義。玩家無法控制和預測的方塊形狀，就是自己無法預知和掌控的明天。遊戲裏即將出現的方塊形狀，儘管只有幾種固定的模樣，但它們在不同時間的出現，擺放在不同的位置，都會改變整個遊戲的狀態。

俄羅斯方塊就像我們的人生，有時方方正正，有時凹凸不平。當太多規規矩矩的方塊出現，累積的一切不斷消失，失去遊戲的刺激。然而當彎角或者三角形等不規則形狀層出不窮時，我們渴望秩序和安穩，或許會不由得感嘆一句，要是都是方塊該多好，疊得整齊齊的，也用不着費心為連續不斷掉下來的積木找位置。

在看似簡單枯燥，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其實不動聲色地隱藏着許多變化，而那些變化就如流動着的水，讓生命變得新鮮而有活力。不是我們需要什麼形狀時，生活就會如願以償地送給我們，而我們只能用它賜予的任意形狀，通過自己的努力加上智慧去改變方向，讓它以最合適的姿態擺放在最需要的位置。遊戲或現實生活，其誘人之處正是那無法預測和控制的未來中，蘊涵着的變化，這些變化便是快樂生活下去的動力。

如果說遊戲教會了我什麼，那就是犯下的錯誤會累積，取得的成就卻會消失。若想繼續這場遊戲，就要學會變通，能屈能伸。並非每一步都能取得進步；若想取得進步，就必須累積經驗，有時還需忘掉取得的成就。

香港「仔」

一 雯



HK 人與事

今年暑期檔電影已悄無聲息地拉開序幕，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當屬劉德華、古天樂、苗僥偉等主演的《掃毒2天地對決》，在內地上映十餘天票房已破十億人民幣。一同觀影的朋友Ivy除了大讚港產警匪片十足精彩刺激，還感嘆雙「楊過」是不老男神。她用磕磕巴巴的粵語問我：「點解仲叫佢咁華仔、古仔？」言外之意，劉德華五十有餘，古天樂已近半百，怎麼說也是人居中年，可謂「大叔」無疑。我反問：「你不都說了他們倆是『不老』男神嗎？當然還是大家心中的鄰家『仔仔』。」在我看來，其實是他們身上那份敬業愛業使少年感常駐吧。

《掃毒2天地對決》是劉德華墮馬受傷後首部演出作品，兼擔任監製一職。他是娛樂圈公認的「拚命三郎」。開過飛車、跳過高樓、生病受傷依然「頂硬上」，演員、歌手他都做到精益求精。在日前的電視訪談節目中，被主持人問到：「你在怕什麼呢？」華仔毫不猶豫地說出了一個字：「家。」他坦承，自從有了「家」的羈絆，自己的膽子是越來越小了。我自然地想起他以前唱過的那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強的人也有權利去疲憊。」硬漢背後的柔情，這樣的反差萌真是可愛。大家之所以仍喜歡稱「華仔」、「古仔」和「偉仔」（梁朝偉），他們身上都有相似的品质：工作勤

